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四十五

起建中四年十一月盡興元元年正月不滿一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四

建中四年十一月乙亥以隴州為奉義軍擢皋為節度使泚又

使中使劉海廣許舉鳳翔節度使皋斬之靈武留後杜希全鹽

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

爾考時常春舊紀無存之以俟考

會渭北節

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

靈武節度使治靈州夏州治朔方縣鹽州治五原縣皆鄰境相接渭北節

度使本治坊州時徙治鄜州

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城曰漠

谷道險狹

漢谷在奉天城西北

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

山陵相柏成行以遮遼陵寢故謂之柏城宋白曰唐諸陵皆栽柏環之貞元六年十一月敕諸陵相城四面各三里內不得安葬

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道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寢滅曰自泚攻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丙子希全等軍至漠谷果爲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傷甚眾城中出兵應接爲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聞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休顏夏州人也泚攻城益急穿堊環之泚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泚翠翟黃袍

粉黛圍繞左右宦人朱紫絢爛宴賜拜舞又縱慢辭戲斥天子時  
遣使環城招誘士民笑其不識天命 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  
晟疾愈將復進兵深趙聞上幸奉天帥眾將奔命張孝忠迫於朱  
滔王武俊倚晟爲援不欲晟行數沮止之晟謂將吏曰天子播越  
于外人臣當百舍一息死而後已張義武欲沮我行吾當以愛子  
爲質乃留其子憑使娶孝忠女爲婦又解玉帶賂孝忠親信使說  
之孝忠乃聽晟西歸遣大將楊榮國將銳兵六百與晟俱晟引兵  
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洺存中曰北岳常岑謂之大茂山者  
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脊爲界飛  
狐路在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虜界卻自石門子令水  
鋪入解州南寨之關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惟北寨西出承  
天關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峻按存中 丁丑加晟神策行營節度  
使李晟前只節度河北神策出征兵行營今又加節度 王武俊  
神策行營兵出征河南者此其所以尋味劉德信也

德宗建中四年

馬寔攻趙州不克辛巳寔歸瀛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贈甚厚武俊亦歸恆州上之山幸奉天也陝虢觀察使姚明敷以軍事委都防禦副使張勣去詣行在勣募兵得數萬人甲申以勣為陝虢節度使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上為之尋求不獲竟憫默而遣之獨者矜其寒默者無以為辭也時供御正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組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本草曰蕪菁及蘆菔南北通有之蕪菁即蔓菁蘆菔即蘿葡也陶隱居云蘆菔今謂菘其根可食葉不中噉蕪菁根乃細于溫菘而葉似菘好食曰葦子曰使長葉瘦高者為菘闊厚短肥而庫及梗細者為蕪菁葉也陸佃埤雅曰舊說菘菜北種初年半為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種亦然菘之不生北土猶橘柚之變于淮北矣蕪菁似菘而小有莖一名葍一名須史炤曰本草注云蕪菁北人又名蔓菁根葉及子乃是菘類詩云采葍采菲疏云陸機云葍蕪菁陸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豐薺蕪菁也陳楚謂之上召公卿其齊魯謂之蕪關西謂之蕪菁皆蕪之即謂之芥上召公卿

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

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上

之幸奉天也魏州行營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入援懷光從之

縱悉斂軍資與懷光皆來懷光晝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

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軍士尚欲遷延崔縱先輦貨財渡河謂

眾曰至河西悉以分賜肅元八年析河東縣自蒲津以西爲河西縣眾利之乃渡河西

屯蒲城有眾五萬齊運暉之孫也肅王仲太李晟行且收兵亦自

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士卒同甘苦

人樂從之旬月閒至萬餘人神策兵馬使尚可孤討李希烈將三

千人在襄陽自武關入援軍于七盤七盤卽古繞雷之險敗泚將仇敬思遂

取藍田可孤宇文部之別種也鎮國軍副使駱元光肅宗上元元年鎮鎮國軍

於華州

其先安息人駱奉先養以爲子將兵守潼關近十年爲眾所

服朱泚遣其將何望之襲華州刺史董晉棄州走行在望之據其城將聚兵以絕東道元光引關下兵襲之望之走還長安元光遂軍華州時兵興倉卒裹餽爲鎧刻蒿爲矢元光召募數日得萬餘人軍氣乃振泚敗遣兵攻元光元光皆擊卻之賊由是不能東出上卽以元光爲鎮國軍節度使元光乃將兵二千西屯昭應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橋

宋敏求長

安志引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蓋指此之中橋而言也橋之廣至其六丈其柱之多至于七百五十約其地望卽唐太極宮之西而太倉之北也程大昌曰此橋舊止單名渭橋水經敘渭口水上有梁謂之橋者是也後世加中以冠橋上者爲長安之西別有使門橋渡渭萬年於是泚黨所據惟長

安而已援軍遊騎時至望春樓下李忠臣等屢出兵皆敗求援於

泚泚恐民間乘弊抄之

望春樓近長樂城隅廣運潭元宗所立

所遣兵皆晝伏夜行

泚內以長安為憂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橋高廣各數丈

兩旁構木為廬裹以兕革

史炤曰兕色如野牛而青一說雌犀也余按山海經兕角重百斤身重千斤黃

帝得之以其皮同鼓晉安白里其說因誕矣國語叔向曰唐叔段兕以為大甲周官考工記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兕甲固堅于犀甲矣左傳宋華元之言曰犀兕尚多則兕者世之常有也然兕者今不常見史言宋泚裹雲橋以兕革不過用牛皮耳

下

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入城中望之惴懼上以問羣臣渾瑊侯仲

莊對曰臣觀雲橋勢甚重重則易陷臣請迎其所來繫地道積薪

潛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曰雲橋小伎不足上勞聖慮臣請禦

之乃度橋之所係

鄭元曰攻城攻其所係係猶向也

鑿城東北隅為坎廣三十步

深一丈多儲膏油松脂薪草於其上而蘊火於其下丁亥泚盛兵

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戊子北



風甚迅泚推雲橋上施溼氈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輶輶

輶輶攻城

車也兵法修輶輶距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而前矢石火炬所

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

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視天上以無名告身自

御史大夫竇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瑊

無名告身即空名告身有功者則書填姓名以

授之實食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二管使視其功之大小書

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且曰今使與卿別瑊俯伏流涕上拊

其背悲慟不自勝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

譟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臺輶輶地道一輪偏陷

不能前卻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

油譟呼震地須臾雲臺及臺上人皆爲灰燼臭聞數里賊乃引退

於是三門皆出兵

時朱泚攻奉天城東南北三面故三門皆出兵與泚

太子親督戰賊徒大

敗死者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爲裹瘡入夜泚復來攻城矢及

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竝北山而西

先遣兵馬使張韶微服間行詣行在藏表於蠟丸韶至奉天值賊

方攻城見韶以爲賤人驅之使與民俱填塹韶得閒踰塹抵城下

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城上人下繩引之比登身中數十矢得表

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喜昇韶以徇城四隅歡聲如雷癸巳懷光敗

泚兵於灃泉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眾以爲懷光復三日不至

則城不守矣泚旣退從臣皆賀汴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陛

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不以

爲忤甚稱之侍御史万俟卨開金商迎路

万俟卨復姓也開金商迎路轉江淮財賦以至

奉天重圍既解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 朱泚至長安但爲城守

之計時遣人自城外來周走呼曰奉天破矣欲以惑眾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軍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尙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或謂泚曰陛下旣受命唐之陵廟不宜復存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豈忍爲此又曰百官多缺請以兵脅士人補之泚曰強授之則人懼但欲仕者則與之何必叩戶拜官邪泚所用者惟范陽神策團練兵團練兵卽團結兵事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歷十二年涇原卒驕皆不爲用但守其所掠資貨不可出戰又密謀殺泚不果而止 李懷光性相疏自山東來赴難白塊縣行營來赴奉天之難魏縣屬魏州其地在河山之東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

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解  
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或說王翊趙贊曰懷光緣  
道憤歎以爲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斂煩重京尹犒賜刻薄致乘  
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

宰相指盧杞度支指趙贊京尹指王翊

今懷光新立大功上

必披襟布誠詢訪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翊贊以告盧杞杞懼  
從容言於上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  
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  
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爲然詔  
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  
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  
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

至魯店魯店在奉天東南二日乃行為李懷光反與劍南西

山兵馬使張勑以所部兵作亂入成都劍南賓重兵于西山以備

又張勑以是武后垂拱二年分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棄城奔漢州益州置漢州九城

兵逐張延賞志咸郡北至漢鹿頭戍將叱干遂等討之鹿頭關在漢州德陽縣

州九十五里十里有鹿頭山斬勑及其黨延賞復歸成都淮南節度使陳少

掘兩川之要遊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淮南節度使陳少

廣陵修壘盱眙唐初屬楚州聞朱泚作亂歸

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增修塙壁起建業抵京峴京峴山在

東五里樓堞相屬又於石頭城中繕館第數十竇井十丈者近百所

以備車駕度江且自固也少遊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泚亦發舟

師三千曜武於京江以應之大江遷京口城鹽鐵使包佶有錢帛

北謂之京江

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遊以爲賊據長安未期收復欲彊取之信

不可少遊欲殺之信懼匿妻子於案牘中急濟江少遊悉收其錢

帛考異曰奉天記曰信以財帛一百八十萬欲轉輸入城少遊弭之今從舊傳信有守財卒三千少遊

亦奪之信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復爲韓滉所奪時南方藩鎮各

閉境自守惟江南西道節度使曹王皋數遣使聞道貢獻又以天

子蒙塵於外不敢安居城府出屯西塞山上李希烈攻逼汴鄭江

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荆襄越武關舉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

之使通行無阻此語江新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羈日致

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臣謂當今急

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

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

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富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但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乃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惟當違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歸讟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

疣決防注水耳羣臣于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指親與敘言備詢  
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有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有  
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宜褒其直而勿  
咎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獎其能而亟行其策是乃總天下之智  
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  
心孰與爲亂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搜詳覽  
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贊又上疏其略曰臣聞立國之  
本在乎得眾得眾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爲人情者聖王之田  
言理道所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以人情情  
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于聖  
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于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



上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說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卽君道水卽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故書稱堯德則曰稽於眾舍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於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能

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眾以成功。是則德益甚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眾也。詩曰：汝無然於中國，斂怨以爲德。又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愼，自貽倬賊。自有肺腸，俾人卒枉。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彌足以拒諫，辨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粵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迹，然失眾必敗，得眾必成。全失眾則全敗。

全得眾則全成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至我太宗文皇帝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誠臣下獻規恆以危亡爲慮退朝之暇宴接待臣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閒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治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徵徭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稱美以爲有貞觀之風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形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漸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時咨于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于近狎哉馴致禍變幾至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

迄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聰明不達元宗躬定大難手振宏  
綱開懷納忠克己從諫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  
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少  
衰侈心一萌邪道竝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  
承意趨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爲不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  
誕驚眾有諛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  
威于廊廟議曹以頌美爲奉職法吏以識旨爲當官司府以厚斂  
爲公忠樞門以多略爲聞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謠  
禍機熾然燄燄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  
蒙曾莫之省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于戒備逸于居安憚  
忠鯁之拂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致于大失者乎肅

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嚴納同符太宗故得來蘇之望

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

和則有親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

而人亦小息陛下英資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習

俗以妨理言德宗憤憤蕭之跋扈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

嚴法制斷流弊自久浚恆太深易恆之初六曰浚恆貞凶無攸利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王弼注

日始求深者求深窮底令物無餘蘊漸以至此人猶遠者驚疑而

阻命逃死之禍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

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而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

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值欲半

年陛下嚴選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

軒陛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

輔

例對使臣謂功臣節度及諸軍待制者得隨例以次對也別延宰輔謂朝謁之外別延之與議天下事也既殊師錫

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

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

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

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入之情僞

盡知之矣別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治亂之由昭昭如此未

有不興于得眾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

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者也上乃遣中使諭

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限防緣推

誠不疑多被奸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在推誠

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卽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

言次對人數奏緣此多不取用其言

亦非倦於接納卿宜

深悉此意贊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爲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敢盡言乃復上疏其略曰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德莫盛于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是知人有邪正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于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于茲勿

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存誠于中然後俾眾無惑守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並無矣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設聖人重譴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謂眾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蜚蜚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于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眾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眾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



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

書仲應之語曰推王改過不吝

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

闕而美其補闕

詩丞民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尹吉甫所以美宣王之任賢使能也

是則聖賢之

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己必有

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

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是以古之賢臣稱揚君德歌述

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以降淳風浸

微臣既尙諛君亦白聖掩盛德而行小道于是人則造膝則出詭

辭此態一興奸由此滋善由是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諫臣之罪由

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盛太宗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

謨一變流俗以虛受爲治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諍者必爲

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意之欲而手

敕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  
陛下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于朕臣以爲不密自  
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  
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  
模使太宗風烈重光于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  
路也蓋聖賢爲治務徇眾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修言無驗  
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心者不必否異  
于人者不必是同於眾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  
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虛之以終其用無它惟善所在耳  
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眾多之  
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

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臣竊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乃知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強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願望畏懷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指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

此所謂勦說者人言未盡勦絕其說而伸己之說也

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願辭者自便而切磨之

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  
規如是則下之畏愎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伸矣夫以區域之廣  
大生靈之眾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繁獻而上獲覩至尊  
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  
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  
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誠則不從  
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  
刑不敗何待是以亂多理少從古已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  
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耳昔趙武咄咄而爲晉賢臣趙晉  
文子名武其言咄咄然如不出其口爲晉正卿國以疆諸侯不叛咄咄舒小貌絳侯木訥而爲漢元勳然  
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書皋陶曰

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惟帝其難之胡可以一訓一詔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且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恐忠告之不競況有疏隔而不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故植謗木陳諫鼓列諍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而後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與不然違道而帥心棄人而任已謂欲可達謂眾可誣謂

卑新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恩謂進善爲  
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  
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上頗采用其言 李懷光頓兵不

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眾論諠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十二

月壬戌貶杞爲新州司馬白志貞爲恩州司馬

恩州屬漢合浦郡地屬齊爲安郡

隋廢郡爲海安縣唐貞觀二十三年以高州之西平海安杜陵置恩州海安改曰恩平天寶曰恩平郡乾元復爲恩州宋平王則改貝州曰恩州遂以此州爲南恩州宋白謂此恩州瀕海最爲蒸溼常海南五郡汎海路此路自廣汎海行數日方登陸人憚海波不由此路多由新州陸去雖健步出使與遞符牒經過耳新州治新興縣秦取陸梁地置象郡今州卽其地晉永和分蒼梧郡於此置新甯郡梁武帝立新州所謂新興縣漢合浦郡臨元縣也又按舊志云恩州京師東南六千六百里西北六十里接廣州界新州至京師五千趙贊爲播州司馬播州隋牂牁縣京師南四千四百五十里宦者翟文秀上所信任也懷光又言其罪上亦爲殺之 乙丑以翰林學士祠部

員外郎陸贄為考功郎中金部員外郎吳通微為職方郎中贄上

奏辭以初到奉天扈從將吏例加兩階今翰林獨遷官自至德以後勳階輕

而職事官重故云然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

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考異曰燕南記十月二十四日前

已云赦武俊等罪而實錄明年正月改元乃赦武俊等赦上先已諭旨赦罪及赦書出始明言之耳厚賂以官爵悅

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各稱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軍王

郢說悅曰日者八郎有急滔與趙王不敢愛其死竭力赴救幸而

解圍田悅第八解圍事見三年今太尉三兄受命關中朱泚第三滔欲與回紇共往

助之願入郎治兵與滔度河其取大梁大梁宣武節度治所悅心不欲行而

未忍絕滔乃許之滔復遣其內史舍人李瑄見悅審其可否悅猶

豫不決密召扈粵等議之司武侍郎許士則曰朱滔昔事李懷仙

爲牙將與兄泚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

事見二百二十四卷代宗大歷三年

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矣滔又與判官李懷瑗謀殺希彩而立

泚

事見二百二十四卷大歷七年泚既爲帥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爲副

事見二百二十四

歷九年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也平生與之同謀其功如李懷瑗

之徒負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今又與泚東西相應使滔得志泚亦

不爲所容況同盟乎滔爲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肝而信之耶

彼引幽陵回紇十萬之兵屯於郊坰

幽陵卽幽州邑外謂之郊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大

王出迎則成擒矣彼因大王兼魏國之兵南向度河與關中相應

天下其孰能當之大王於時悔之無及爲大王計不若陽許偕行

而陰爲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它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



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扈粵等皆以爲然王武俊聞李瑄適魏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馳見悅曰武俊曷以宰相處事失宜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故與滔合兵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邪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泚及滔乎且泚未稱帝之時滔與我曹比肩爲王固已輕我曹矣況使之南平汴洛與泚連衡吾屬皆爲虜矣八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再清河朔復爲節度使其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給滔云從行必如前約丁卯滔將范陽步騎五萬人私從者復萬餘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轡重首尾四十里

滁州治  
河間縣

李希烈攻李

勉於汴州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謂之

涇新

備考涇統新舊傳俱作涇新

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謂其將曰希烈兇逆

殘酷若與較力必多殺無辜吾不忍也乃將其眾萬餘人奔宋州

奔宋州依劉洽也

庚午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

澄為尙書令兼永平節度使勉上表請罪

滑州治白馬

上謂其使者曰

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五

千保襄邑

九域志襄邑在汴州東南一百七十里

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勝

攻甯陵

九域志甯陵縣在宋州西四十五里

江淮大震陳少遊遣參謀溫述送款於

希烈曰濠壽舒廬已令弛備翰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趙詵

結李納於鄆州

濠壽舒廬四州之地在淮蔡東南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關播罷

為刑部尙書太子少保韋倫于朝堂嗚咽而言曰宰相不能弼諧

啟沃使天下一至於此仍為尙書天下何由致理以給事中孔

巢父為淄青宣慰使國子祭酒章晉為河北宣慰使 陸贄言於

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

以罪己勃興

左傳載文仲曰內湯罪己其興也勃焉

楚昭以善言復國

楚昭王遭閭閻之禍國滅

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亡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為之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 昭王復國 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遺忌

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術者

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

以問贄贄上奏以為不可其略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

上尊號事始於開元

元年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與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變興

播越未復宮闈宗社震驚尙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慙猶存此乃人

情向背之秋天意去留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心痛

自貶損以報答盛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追咎之誠必  
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疏奏上以時運必須小有改變  
又以問賢贊又上奏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以來君德之  
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  
或曰帝惟是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非大聖尙自菲薄降號  
爲王竊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皇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  
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聖劉見三十四卷漢哀帝建  
平二年天元見一百七十一  
卷陳宣帝太  
建十一年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于微猷損其  
名不傷于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  
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  
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

號以祇天戒上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

謂改明年號為興元

上又以中書所

撰赦文示賢賢上言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可

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

宣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

具別狀同進捨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

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

然之 新羅王乾運卒無子國人立其相金良相為王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給復奉天五年城中十

年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不

大

也講立屋也書大誥若考作室既底法

緊子乃弗司堂室可構丕構之語本此

君臨萬邦失守宗祧

宗者百世不絕之祧

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迫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

濟廟為祧

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弗祠罔敢怠荒然以長子

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

不恤征戍之勞苦致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

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

居送眾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

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鄭元曰田萊多荒萊棘不除也

陸德明曰田萊暴令峻於誅求疲毗空於杼軸詩小東大東杼軸其空杼持緯器布帛已

織成者以機軸卷之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邱墟人烟斷絕天譴於上而

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舊品失序九廟

震驚歐陽脩曰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而禮家之說世數不同然自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大儒荀卿劉詠班固王肅之徒以

爲七廟者多蓋自漢魏以來創業之君時起其上世又微無功德

以備祖宗故其初皆不能立七廟唐武德元年始立四廟高祖崩

朱子嘗請立七廟虛太祖之室以待尚書入座議禮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立親廟六此故事也于是宣簡公懿王景元二帝西廟更祔宏農府君及高祖爲六室太宗崩宏農以世遠毀而祔太宗高宗崩又遷宣簡而祔高宗皆爲六室中宗神龍初以景帝爲始祖而元帝不遷而祔孝敬帝由是爲七室中宗崩孝敬別立廟而祔中宗遂爲七室至睿宗崩中宗立別廟而祔睿宗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正室諡爲獻祖并溫光帝爲懿祖又以中宗還祔太廟于是太廟爲九室寶應二年祔獻懿而祔元宗肅宗代宗廟又遷元皇帝而祔代宗自是常爲九室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覲

貌罪實在乎永言愧悼若墜泉谷

唐避高祖諱改淵爲泉

自今中外所上書

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權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宏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

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  
歸本道本軍者竝從赦例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廈者方集于  
羣材建奇功者不限于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人沈  
鬱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隸人等有材  
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  
將士竝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閒架竹木茶漆榷  
鐵之類悉宜停罷墊陌錢卽除陌錢也荷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  
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  
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不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迹  
邱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姓名奏聞當備禮邀致諸邑人  
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于教化并洞識韜鈴



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惇獨不能自活者竝委州縣長吏量事優恤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埋胔禮典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閒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給遞送歸本營官爲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葬埋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竝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赦下四方人心大悅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及上還長安明年上還長安之明年貞元元年也李抱真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命兵部員外郎李充爲恆冀宣慰使朱泚更國號曰漢自號漢元天皇改元天皇王武俊出悅李

納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彊財富遂謀稱

帝遣人問饒於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爲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

子禮耳希烈遂卽皇帝位

考異曰希烈稱帝實錄舊希烈傳顏真卿傳皆無年月今據奉天記幸奉天錄

皆云赦令卽行諸方莫不向化惟李希烈長惡不悛國號大楚又實錄今年閏月庚午詔曰朕苟存拯物不彈屈身故于歲首特布新令赦其殊死待以初誠使臣僕及于郊畿巨猾已聞于僭竊然則希烈稱帝必在正月初也國號大楚改元武

成置百官以其黨鄭賁爲侍中孫廣爲中書令李綬李元平同平

章事以汴州爲大梁府分其境內爲四節度希烈遣其將辛景臻

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將赴火景

臻遽止之希烈又遣其將楊峯齋赦賜陳少遊及壽州刺史張建

封建封執峯徇於軍腰斬於市少遊聞之駭懼建封具以少遊與

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爲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

以其將杜少誠為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後之

江都

壽州治壽春縣淮南節度治江都

建封遣其將賀蘭元均邵怡守霍邱秋柵

賀蘭復遣霍邱漢唐江陰縣地梁置安豐郡東魏廢郡隋開皇十六年置霍邱縣唐屬壽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二十里宋白曰

霍邱本春秋時蓼國梁置霍邱成隋廢成爲縣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斬黃欲斷江路時

上命包佶督江淮財賦沂江詣行在至蕲口

水經注蕲水源自蕲春縣北大浮山南過

其縣西又南至蕲口入于江

遇少誠入寇不得進江南西道節度使曹王皋遣

蕲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賊戰于永安成

永安成在黃州黃岡縣界梁嘗置永安郡

後廢爲成

慎列三柵相去纔四里列鼓角於中少誠至分兵圍之部隊

未嚴慎聲鼓而出三柵齊奮遂大破之少誠脫身走斬首萬級包

佶乃得前後佶入朝具奏陳少遊奪財賦事少遊懼厚斂所部以

償之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

鄂州治夏口當江漢之會

使其驍將董侍募死

士七千襲鄂州刺史李兼偃旗臥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  
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上以兼為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  
東畏曹王皋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 朱滔引兵入

趙境王武俊大具犒享入魏境田悅俱承倍豐使皆迎候相望於

道丁丑滔至永濟

宋白曰永濟縣本漢日邱縣地隋已後為臨清縣地大歷七年田承嗣奏分臨清置永濟縣屬

貝州以縣西臨永濟渠為名

遣王郅兒悅約會館陶偕行渡河

館陶縣屬魏州在州城東南北

悅見到曰悅固願從五兄南行昨日將出軍將士勒兵不聽悅出

曰國兵新破

請先為馬延等所破也

戰守踰年資儲竭矣今將士不免東餒

何以全軍遠征大王日自撫循猶不能安若捨城邑而去朝出暮

必有變悅之志非敢有貳也如將士何已令孟祐備步騎五千從

五兄供芻牧之役因遣其司禮侍郎張抗等往謝滔滔聞之大怒

曰田悅逆賊鄉在重圍命如絲髮使我叛君棄兄發兵晝夜赴之

幸而得存許我貝州我辭不取尊我為天子我辭不受今乃負恩

誤我遠來飾辭不出即日遣馬寔攻宗城經城經城漢古縣時屬貝州宋白曰後漢

分前漢堂陽縣于今縣西北二十里置經縣後魏省併南宮縣太

和十年又于今理置經縣尋置廣宗郡于此北齊省郡及縣移武

寧縣于此後周復于此置廣宗郡隋開皇三年楊榮國攻冠氏去

罷郡後于此置經縣宋省縣為鎮入宗城年

張孝忠遣其將楊榮國與李晟俱赴國難及晟收京城諸將中獨

楊榮國不見于史今朱翁遺楊榮國攻冠氏乃建中三年以深州

降于朱翁者冠氏春秋邑名隋分館陶東界置皆拔之又縱回紇

冠氏縣唐屬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

掠館陶頓輦器皿車牛以去三禮圖在上曰帟四旁及上曰帟

也帟主在幕若悅閉城自守壬午治遣裴抗等還分兵置吏守平

恩承濟平恩縣屬洛州治平恩川丙戌以吏部侍郎盧翰為兵部侍郎同平

章事考異曰舊唐書元表皆同益翰義僖之七世孫也盧義僖

翰罷領選故自吏部遷兵部耳仕元

常璉后臨朝時不附徐鄴

朱滔引兵北圍貝州引水環之刺史邢曹俊嬰城

拒守道縱范陽及回紇兵大掠諸縣又拔武城

武城縣屬東武城縣地唐屬貝州九

域志在州東五十里通德棣二州使給軍食

建中二年朱滔據有德棣

遣馬寔將步騎五

千屯冠氏以逼魏州

以給事中杜黃裳為江淮宣慰副使

考異曰實

錄去年十二月癸酉已云黃裳使江淮此又有之按舊紀去年十二月黃裳為給事耳實錄誤也

上於行宮廡下

貯諸道貢獻之物勝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上疏諫其略曰天子不

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恐賄之生

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

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

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橈廢公方

橈屈曲也方法也

崇聚私貨降至

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

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皆云  
創自開元蕩心侈欲崩抵于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陛下嗣位之  
初務遵理道敦行儉約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  
曲獻不入禁閤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旣  
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睹右廊  
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愕然爲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尙梗師旅方  
殷瘡痍呻吟之聲喚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  
珍選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至缺望試詢候館  
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憤形謗譏或醜肆謳  
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毗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  
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順者六師初降

天子之行必有六師以爲常制不敢指言自京

每出居奉天故殿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殆將

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利矜功其患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記曰財聚財民散臣愚以爲眾怒難任蓄怨終洩其患豈但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奸鼓亂干紀而彊取者慮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大儲損其小寶而固大寶也嗒少失多廉賈不處



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上卽命去其  
膺 肅復嘗言於上曰宦官自艱難以來多爲監軍恃恩縱橫此  
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  
祚之初聖德光被自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  
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  
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肅復  
輕朕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  
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旣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  
復上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  
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肅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宜令其  
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肅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今

乃反覆如是朕爲之悵悵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卿知蕭復何如人其不欲行意趣安在贊上奏以爲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痛自脩勵慕爲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爲本論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爲師已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爲僭使復欲逗留從一安何附會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盾理必有歸或遣或畱意將安在願陛下明加辯詰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爲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辯

明乃直為此悵悵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  
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從辯是使情偽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  
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辯也 辛卯以王武俊

為恆冀深趙節度使壬辰加李抱真張孝忠並同平章事丙申加

田悅檢校左僕射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樊澤為本道節度使前

深趙觀察使庚日知為同州刺史奉誠軍節度使

以同州與王武俊故從庚日知

乾元初以同州為匡國軍節度使今又為奉誠軍

曹州刺史李納為郛州刺史平盧節度

使李納本為曹州刺史建中二年其父正己卒納自領軍務戊

戌加劉洽汴滑宋亳都統副使知都統事李勉悉以其眾授之

李勉

既失守汴州命劉洽知都統事

辛丑六軍各置統軍

此北門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六軍也考異曰實錄云

詔六軍各置軍使一員又云因置統軍按舊紀獨置統軍耳今從之

秩正三品以寵勳臣

吐蕃尙

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秘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四十六

是二月盡四月不滿一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五

元和元年二月戊申詔贈段秀實太尉諡曰忠烈厚恤其家時賈隱林已卒贈左僕射賞其能直言也李希烈將兵五萬圍甯陵引水灌之甯陵守將高彥昭以三千人守之希烈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請降上許以澄為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

白馬滑州治所

召澄共攻甯陵澄至石柱使其

眾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希烈  
無以罪也彥昭守甯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副將劉昌謂彥昭曰  
賊眾我寡不如引去請兵出不意以搗賊庶或成功彥昭誓眾曰  
我為守將職在救民今士創重者須俱養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  
內逃者死外吾民盡矣於是士皆感泣請留彥昭擊家牛犒軍士  
皆死戰斬首三千擒韓滉遣其將王栖曜相良盞將兵助劉洽拒  
希烈栖曜負盞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甯陵城明日從城上射  
希烈及其坐帳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 朱泚自奉  
天敗歸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劉德信屯東渭橋事始見二百  
二十八卷建中四年不受晟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滬渚之敗及所過  
剽掠之罪斬之滬渚之敗見二百二十八卷因以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

眾無敢動者遂并將之軍勢益振李懷光既脅朝廷遂肅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於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泚眾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散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豪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己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畱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敝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爲所併請移兵東渭橋上猶冀其革心收其力用屢奏不下時神策軍以舊例給賜厚於諸



軍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觖望乃遣陸贄詣懷光宣慰因與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至于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尙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詣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敕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

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  
誦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可署敕尙結贊亦不進軍陸  
贛自咸陽還上言賊泚倍誅休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  
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及剪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  
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  
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  
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  
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  
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旣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要者  
須其用藉者臣猶慮有反覆因美其軍盛彊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  
廢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

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

言上已許李晟去咸陽則其移

軍于事體無妨也

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為辭伏望即以李

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

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

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

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

晟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

節度使楊惠元又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師徒當

猶言見官

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它由所患太強不資旁助比

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眾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

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

言懷光之軍最強

光之官屬

據職名則不相統屬

言懷光晟連數重通判人並爲節度使合體一軍不相統屬

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資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疆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甯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掎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

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可爲用聚眾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雷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隤析之各競于擅能或建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圍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謂咸陽東就李晟也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辛酉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李晟以爲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此指漢蜀節度漢中郡二郡之路而言請以裨將趙光鉞等爲洋利劍三州刺史三州皆當入蜀之道之要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

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爲名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

漢祖遊雲夢之策也遊雲夢事見十一卷漢高祖六年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垂

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聞之甲子加懷光太尉增實食

賜鐵券遣神策右兵馬使李卞等往諭旨考異曰邪志曰十六日

甲子二十三日邪志誤奉天錄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

人疑懷光耶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

氣甚悖朔方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許擊

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它人

何益哉我今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強故

須蓄銳俟時耳懷光又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乃發卒城咸陽未

幾移軍據之張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乃者猶言昨者也今日拔軍此來何

...

也何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邠邪

懷光所統朔方軍本屯邠州

懷光

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殺之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

域胡人懷光養以爲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郤成義

詣行在告之請罷其都統之權成義至奉天告懷光子

雅改正雅通鑑作

雅案新舊傳俱作雅今改從傳

雅密白其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

子柰何欲破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

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

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

左右嚮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

考異曰邠志曰懷光

投鐵券于地使者懼焉名振呼于軍門又曰二月二十一日懷光

拔其軍居咸陽又曰三月三日懷光巡咸陽城名振曰昨日言不

反今悉軍此來河也又曰懷光既殺名振召演芬責之案名振曰

昨日言不反今何此來則是呼軍門之明日懷光卽移軍咸陽若

至咸陽已十三日因巡城而名振言之何得云昨日又何得云悉  
軍此承又名振與演芬同日死按舊傳云郗成義至奉天乃反其  
言告懷光子瑋瑋密告其父懷光若三月三日則車駕已幸梁洋  
不在奉天且是時反狀已彰灼如此豈能尙欺人云不反邪今從  
幸奉天錄悉因

投難券言之

李卞等還言懷光驕慢之狀於是行在始嚴門禁

從臣皆密裝以待

史昭曰密具裝束所以備行

使上猶以爲薄丙寅又加同平章事

上將幸梁州

梁州古漢中

山南

節度使鹽亭嚴震聞之

鹽亭漢廣漢縣地梁置鹽亭縣唐屬梓州以產鹽名縣

遣使詣奉天

奉迎又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鹽屋以東迎衛

改正以東通鑑作以來今

從舊傳改正之

用誠爲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

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若

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勛刻日時而去旣得震

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

漢中



取鳳州之路南谷  
日襄北谷曰驛

助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勛多然臺火於驛外軍

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

愕起走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

殺其子什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

士卒已環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棄

之與張用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

自取族滅眾皆誓服勛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眾

助襲其首復命於行在愆期半日李懷光夜遣人襲奪李建徽楊

惠元軍建徽走免惠元將奔奉天懷光遣兵追及之於好時惠元

被髮呼天血流岨背袒裼大戰而死懷光又宣言曰吾今與朱泚

連和車駕且當遠避懷光以韓遊瓌勅方將也

韓遊瓌初事郭子儀李懷光東征道

懷光掌兵在奉天與遊瓌書約使爲變遊瓌密奏之明日又以

書趣之遊瓌卒不爲動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

道兵故敢恃眾爲亂今邠甯有張昕靈武有甯景璿河中有呂鳴

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北有竇勰皆守將也陛下各

以其地及其眾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

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爲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何對曰陛

下旣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

願之邠府兵以萬數借使臣得而將之足以誅泚況諸道必有杖

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丁卯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

其夕使別將達奚承俊燒乾陵令昇鸞爲內應以驚脅乘輿昇鸞

詣渾瑊自言賊遽以聞且請決幸梁州

考異曰邠志二十六日懷光又使持書趣遊瓌

瑊公

獲而奏之且使其卒物色我軍遂獲不知不得以聞又怒賊之虞已也慢罵于途上疑其變卽已幸梁州今從實錄奉天記曰上初拔奉天而車駕至宜壽縣渭水之陽謂侍臣曰朕之此行莫同承嘉之勢因潛然流涕泫泫城對曰臨大難無憂懼者聖人之勇也言訖濟河按新傳李惟簡追及上于盤屋西然後上命城戒嚴城出渾城繼至則上至渭陽時城猶未來今不取

部勒未畢上已出城西命戴休顏守奉天朝臣將士狼狽扈從駭

谷道路險阻諸供無素從官乏食上歎曰早從李晟之言三蜀可

坐致也

謂不從其以趙光鈺等爲洋利劍三州刺史也

戴休顏徇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

乘城拒守朱泚之稱帝也兵部侍郎劉迺臥病在家泚召之不起

使將鎮自往說之凡再往知不可誘脅乃歎曰鎮亦忝列曹不能

舍生以至於此豈可復以己之腥臊污漫賢者乎獻歎而返迺聞

帝幸山南搏膺大呼自投於牀不食數日而卒

梁州在長安南山之南

太子

少師喬琳從上至盤屋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爲僧隱於仙遊寺

泚聞之召至長安以爲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  
矣懷光遣其將孟係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遇諸  
車糧料使張增於盤屋三將曰彼使我爲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  
不過不使我將耳因曰增曰日增示之以意欲因其言以給眾軍士未朝食如何  
增給其眾曰此東數里有佛祠吾貯糧焉三將帥眾而東縱之剽  
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追不及還報考異曰實錄曰續入駱谷懷光  
謂其將孟係等以數百騎來襲爲後軍將侯仲莊所拒而遇遂焚  
店驛而去其驅震傳曰顧山南兵卒之而退與駕無幾急之患今  
從邪懷光皆黜之勅李惟岳遣弟惟簡入朝惟簡以家僮百餘奉  
母鄭氏同至長安帝拘于客省及幸奉天惟簡將赴難謀于母曰  
曰而能死王事吾不朽矣趣之使行乃斬關而出道更七戰得及  
行在帝見厚撫之拜太子諭德及是惟簡復以三十騎從夜失道

馳至盤屋西園中人語問帝所在密語曰帝在此帝見之流涕執

其手曰爾有母乃能從朕耶對曰臣誓以死報國然亦母命也自

是帝至梁州惟簡皆爲前導河東將王權馬彙引兵歸太原權彙

入授見上卷上年以上幸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河中同

平章事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

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

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彊寇之間內無資糧

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眾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

書遣懷光辭禮卑遜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

光慙慙未忍擊之先是東渭橋有積粟十餘萬斛度支給李懷光

軍幾盡晟曰畿內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斂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

以判官張或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官以督渭北芻粟不旬日  
皆充義乃流涕誓眾決志平賊 田悅用兵數敗士卒死者什六  
七其下皆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爲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辯  
博至魏州對其眾爲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  
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不忍殺杖而拘之悅既歸國內外撤警  
備三月壬申朔悅與巢父宴飲緒對弟姪有怨言其姪止之緒怒  
殺姪既而悔之曰僕射必殺我 僕射謂田悅也 既夕悅醉歸寢緒與左右  
密竄後垣入殺悅及其母妻等十餘人即帥左右執刀立於中門  
之內夾道將旦以悅命召行軍司馬屈巒判官許士則都虞候蔣  
濟議事府署深遽外不知有變士則濟先至召入亂斫殺之緒恐  
既明事泄乃出門 出中門也 遇悅親將劉忠信方排牙 排牙者前將士各執其物以

立于庭下俟節度使升廳事以次參謁也緒疾呼謂眾曰劉忠信與扈粵謀反昨夜刺

殺僕射眾大驚誼諱忠信未及自辯眾分裂殺之扈粵來及戟門

遇亂節鎮外門列戟故謂之戟門招諭將士將士從之者三分之一緒懼登城

而立田緒所登者魏州牙城也大呼謂眾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

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下至士卒人賞百緡竭

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回首殺扈粵皆歸緒軍府乃定因

請命於孔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後數日眾乃知緒殺其兄雖

悔怒而緒已立無如之何緒又殺悅親將薛有倫等二十餘人李

抱眞王武俊引兵將救貝州聞亂不敢進朱滔聞悅死喜曰悅負

恩天假手于緒也卽遣其執憲大夫鄭景濟等將步騎五千助馬

寔合兵萬二千人攻魏州寔軍王莽河縱騎兵及回紇四出剽掠

滔別遣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急遣隨軍侯臧詣貝州  
送款於滔滔喜遣臧還報使亟定盟約時緒部署城內已定李抱  
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如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  
幕僚曾穆盧南史曰川兵雖尙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  
之兵恣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其民何罪今雖盛彊其  
亡可跂立而待也況昭義恆冀方相與攻之昭義李抱真恆冀王武俊奈何以  
目前之急欲從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  
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  
以俟命 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自咸陽襲東渭橋  
三令其眾眾不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  
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眾不可彊問計於賓佐節度巡官良



鄉李景略曰

良鄉漢縣屬涿郡唐屬幽州

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

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於流涕懷光

許之都虞候閻晏等勸懷光東徼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眾

曰今且屯涇陽召妻孥於邠俟至與之俱往河中春裝既辦還攻

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軍發之日聽爾俘掠眾許之

東方諸縣

謂涇陽以東諸縣也考異曰幸奉天錄李晟至東渭橋旬日之後

軍川整備懷光患之稍移軍涇陽與朱泚約同滅晟軍舊懷光傳

曰懷光劫李建徽等軍移于好畤又曰居二旬乃驅兵掠涇陽富

平自同州往河中朱泚傳曰懷光為泚所賣慙怒憤恥移于好畤

按寶錄三月甲申懷光自咸陽燒營走歸河中幸奉天錄曰三月

懷光拔咸陽掠三原等十二縣雖大無遺老少步騎百餘萬皆不

云移軍好畤及涇陽今從邠志及幸奉天錄

懷光乃謂景略曰邠者之議軍眾不從子

宐速去不且見害遣數騎送之景略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陷

於不義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懷光

遣使詣邠州令畱後張昕悉發所畱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  
會涇陽仍遣其將劉禮等將三千餘騎脅遷之韓遊瓌說張昕曰  
李太尉功高自棄已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遊瓌請帥  
麾下以從昕曰昕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  
不出陰與諸將高固楊懷賓等相結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於邠  
南高固曰昕以眾去則邠城空矣乃詐爲渾瑊書召吐蕃使稍逼  
邠城昕等懼竟不敢出昕等謀殺諸將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與  
高固等舉兵殺昕考異曰邠志曰三月二十三日張昕戒劉禮等  
起高固等帥眾應之遂斬昕于府中遊瓌既據邠府遣李旻懷光  
乃走蒲州按實錄甲申懷光自郾陽燒營走歸河中然則遊瓌殺  
昕必在其前今遣楊懷賓奉表以聞且遣人告崔漢衡漢衡矯詔  
以遊瓌知軍府事軍中大喜懷光子旻在邠遊瓌遣之或曰不殺

旻何以自明遊瓌曰殺旻則懷光怒其眾必至不如釋旻以走之

時楊懷賓子朝晟在懷光軍中爲右廂兵馬使聞之泣白懷光曰

父立功於國子當誅夷不可典兵懷光囚之

爲後赦朝晟張本

於是遊瓌

屯邠甯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尙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

節度晟軍大振始懷光方彊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約分

帝關中永爲鄰國及懷光決反逼乘輿南幸其下多叛之勢益弱

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爲

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及富

平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奔於李晟將士在道散亡相繼至

河中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

納之河中尹李齊運棄城走懷光遣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刺

史李紆懼奔行在幕僚裴向攝州事詣貴先資以逆順之理貴先

感悟遂請降同州由是獲全向遵慶之子也懷光使其將符嶠襲

坊州據之渭北守將竇勣帥獵團七百圍之圍結費口為兵謂之獵團嶠請降

詔以勣為渭北行軍司馬 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

節度使 庚寅車駕至城固唐安公主薨公主上長女也程仁孝

上篤愛之許下嫁韋宥以播遷未克至是而薨上痛悼特甚 上

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散官即文散階武散階也試官事始見二百五

卷武后長訪於陸贄陸贄上奏以為爵位恆宜慎惜不可輕用若

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

國無所拄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獻瓜果者止可賜以錢帛不當酬

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于事贄又上奏其略曰自兵興以來財

資白鳳數道卷二百三十唐紀四十六 十二 忠補續

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

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

周禮六官之屬大夫士之下有府史胥徒蘇氏注曰胥徒民之給徭役者若今衛士

矣胥讀如謂謂其有才智可爲什長

金紫普施於輿阜

左傳芋尹無字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

上臣卑卑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

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

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置而物力不給

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

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職事之一

官也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

止於服色資蔭而已

服色謂紫緋淺緋深綠淺綠深青淺青及黃其色各以品爲差資蔭謂隨資品得蔭其子

若孫及曾孫也

此所謂假虛名而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

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勞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贊在翰林爲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贊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贊相失經夕不至上驚憂涕泣募得贊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贊數直諫迨上意虛杞雖貶官上心底之贊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

下陳猶下列也

贊恩遇雖隆未得爲相壬辰車駕至梁州山南地

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口減耗太半雖節制十五州

五十

州梁洋興鳳隄通渠集  
蓬利壁巴閬果金也

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

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  
藉六軍以爲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眾議未決會  
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  
小捨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  
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牙將嚴礪震之從  
祖弟也震使掌轉餉事甚脩辦初崔縱既勸李懷光勤王而察  
懷光有不臣之心縱見上于奉天密陳懷光剛愎反覆宜陰爲之  
備乃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及行幸梁州縱追扈不及左右或譖  
之曰縱素善懷光今不來矣上曰他人我或不知至如崔縱我可

保其心也不數日而縱至縱孝弟脩飭以父渙貶道州棄官就養  
十餘年不求聞達及父卒父有寵妾鄭氏縱以母道事之鄭性剛  
戾待縱不以禮雖爲大僚每加笞詬縱卒妻子候伺顏色敬順不  
懈時以爲難 初奉天國旣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  
翔節度使而心惡之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伺  
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謂之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渾  
瑊代楚琳鎮鳳翔陸贄上奏以爲楚琳殺帥助賊事見二百二十  
八卷建中四年  
其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  
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  
褒斜據九域志商州之路達金洋皆數百里而洋又達於金白商  
州西至長安復二百餘里則其路迂遙至長安蓋一千一百  
餘里自駱谷關至洋州亦五百餘里惟寶雞南入大散關至梁州  
五百里而近宋白曰興元府東北至長安取駱谷路六百五十二



里取斜谷路九百二十三里 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翼絕以諸  
驛路一千二百二十三里

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倘或楚琳發

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楚

琳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兩端顧望謂楚琳外奉朝廷而陰事朱泚故通歸途將

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遲疑便足集事儻能

遷善亦足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迹懼者甚眾豈惟一

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

撥馴惟在所馭朝稱凶悖夕謂忠純始爲寇讎終作卿相然則當

事之要雖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

精求素行追挾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

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

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伏願陛下思英主  
大略勿以小不忍虧撓興復之業也上釋然開悟善待楚琳使者  
優詔存慰之 丁酉加宣武節度使劉洽同平章事 己亥以行

在都知兵馬使渾瑊同平章事兼朔方節度使朔方邠甯振武永

平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

將罷李懷光兵  
機故先用渾瑊

庚子詔數李懷光罪

惡敘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勳曲加容貸其副元帥太

尉中書令河中尹并朔方諸道節度觀察等使宜并罷免授太子

太保其所管兵馬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望重者使宜統領速具

奏聞當授旌旄以從人欲 夏四月壬寅以邠甯兵馬使韓遊瓌

爲邠甯節度使癸卯以奉天行營兵馬使戴休顏爲奉天行營節

度使 靈武守將甯景璿爲李懷光治第別將李如暹曰李太尉

逐天子而景璿爲之治第是亦反也攻而殺之 甲辰加李晟鄜

坊京畿渭北商華副元帥

分李懷光兵擄以授李晟

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

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

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爲

賊爲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乙巳以

陝虢防遏使唐朝臣爲河中同絳節度使前河中尹李齊運爲京

兆尹供晟軍糧役 庚戌以魏博兵馬使田緒爲魏博節度使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尙結贊曰邠軍不

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三千往會瑊軍吐

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其將石鎰將卒七

百從瑊拔武功庚戌朱泚遣其將韓旻攻武功鎰以其眾迎降瑊

戰不利收兵登西原

其地高平在武功縣西故曰西原

會曹子達以吐蕃至擊

大破之於武亭川

考異曰郭志云十日破曼等而實錄云乙丑蓋奏到之日也今從郭志

斬首萬餘

級曼僅以身免賊遂引軍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上欲爲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姜公輔表諫

以爲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

上都謂長安

此宜儉葬以

副軍須之急上使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

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處之贄上奏以

爲公輔任居宰相遇事論諫不當罪之其略曰公輔頃與臣同在

翰林臣今據理辯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成則違於匡輔之

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

獎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自古

人君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闇惑之主則怨譴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於上天而心不求寤追乎顛覆猶未知非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纓綸乃其職分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于輿論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訕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下臣愚竊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微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

迨終變桑田倏倏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  
固無及矣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唐虞之際主聖臣賢  
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  
而不念乎君臣之閒義同一體主辱與辱主安與安若以諫諍爲  
指過則割心之主不宐見罪於哲王

武王數紂之罪曰斷朝涉之脛割賢人之心

以諍

諫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假有意將

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  
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  
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  
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  
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甲寅罷公輔爲左庶子加西川節

德宗貞元元年

度使張延賞同平章事自天寶末楊國忠用兵南詔三蜀疲敝屬  
元宗臨狩靡用百出其後遭崔甯楊琳之亂公私蕩然延賞爲使  
薄賦約事遂稱富庶上在奉天貢獻踵道及駕幸山南依劍蜀爲  
根本故有是命 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使馮河清河  
清皆斬其使者大將田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泚泚  
以希鑒爲涇原節度使 考異曰 泚志曰興元元年四月泚公受鐵  
贊曰 泚軍不出乘我也韓公使曹子達帥三千赴于泚公吐蕃  
乃以二萬餘從之李楚琳使石堡以卒七百人從泚城進取武功  
遂居之十月朱泚使韓旻田旻以卒三千寇武功泚公禦之陳於  
東郊石堡以其卒降旻於陳泚公軍敗乃馳登西原建旌收卒會  
泚師以吐蕃至賊下軍乃悉眾追泚公遂爲吐蕃所覆皆死焉出  
曼以馬逸獲單吐蕃旻勝此軍乃大掠而去泚人相言吐蕃助  
泚有功將以叛卒之孥賞而歸之泚人曰不殺馮公雖我親族亦  
將不免矣十四日涇卒殺河清以田希鑒請命於泚泚授希鑒涇  
原節度大使賜金帛使和戎西戎皆受略焉希鑒疏涇將之不  
與己者以告朱泚請殺之泚曰我曲彼直不許按希鑒發河清必

有宿謀或爲此說言以誑羣耳今  
從實錄河清死在三月今從別志

上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

來者

梁州在山南  
岐雍在山北

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

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  
恐成奸計卿試思之如何爲便贄上奏以爲今盜據宮闕有宣涉  
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略曰以一人  
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求勝億兆之姦欺  
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  
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帝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  
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  
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  
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三十 唐紀四十六

十八

思補樓

德宗興元元年

終不親情恩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讎矣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宇之意謀吞眾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藹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效捨逆歸款者繼獻於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於禁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大小畢力最爾兇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

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覲輸誠者謂其遊  
說論官軍機敗者猜其狹奸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爲賊張皇  
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防其宣誘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  
畱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實於客省或慰勞而延於紫庭雖呵獎異  
其辭然於罔閉一也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徇義之心既  
阻齊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惟  
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  
陛下急爲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  
亂愈滋遂致轂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  
過萬方敘忠良見忌之冤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  
實之罪而數其極奸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

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過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既闕慎於始又失圖於終守之西隅惟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猘偷迭居懷音夏又音軋音俞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迹涉疑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爲戒寶宗社無疆之休 丁巳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南皮賈耽爲工部尙書先是耽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爲節度使事見

上卷興元元年耽內牒懷中宴飲如故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曰命將

吏諷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爲尙書問天子起居乃敢自圖節

鉞寧尙書土地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是何言也天子所命卽爲

節度使矣卽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左僕射李揆自吐

薛還甲子薨於鳳州 李揆入吐蕃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揆字端卿少聰敏好學

善屬文本隴西成紀人而家於鄭州代爲冠族揆美風儀善奏對

肅宗歎賞之嘗謂揆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爲當代第一故時人

號爲三絕及居相位決事獻策雖甚博辨而銳於名利深爲物議

所非兄楷有時稱而滯於冗位竟不引進及揆罷相楷乃得遷揆

秉政時侍中苗晉卿累薦元載於揆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意甚

輕之謂晉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不見用狼頭鼠目之子乃求官耶

戰術恨頗深及載登相位廢揆不用既無祿俸家又貧乏孀孤百口白食取給莽寄諸州凡十五六年載誅方得升用又爲盧杞所擠揆之至吐蕃也其酋長問曰聞有第一人李揆公豈是邪揆恐爲其所留乃紿之曰彼李揆者安可來邪先是揆嘗與杜佑相見於東都佑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況今形骸凋瘁看卽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韓遊瓌引兵會渾瑊於秦天 丙寅加平盧節度使李納同平章

事 丁卯義王玼薨

玼元宗子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

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傾田悅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旣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

張孝忠時  
頗易定

滔連三道之兵

三道謂幽州  
易定魏博

益以回紇

進臨常山

恆州常山郡王武俊居之

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

退保西山

白常山南至趙州皆恆冀巡屬又西南抵邢州界卽昭義巡屬西山以爲固

河朔盡入於滔

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消旣破亡則關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鑿與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戊辰武俊軍於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與武俊營相距十里兩軍尙相疑明日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賓客其諫止之抱真命行軍司馬盧元卿勸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行武俊嚴備以待之抱真見武俊敘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

李抱真第十

羈蒙開諭

得棄逆從順免菹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開胡虜

武俊本出于夷落

辱爲兄弟武俊當何以爲報乎滔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武俊決爲十兄破之抱眞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山南地熱上猶御袂衣左右請進暑服上曰將士未易冬服朕獨御春衫可乎